

华丽不需要别人知道

聚会时,有个朋友戴着一顶帽子,外表看上去是非常朴素的帆布帽,里面却是漂亮的丝绒衬布,是金色的。我有点儿惊讶,在普通的外表之下,一顶帽子竟然这样有光彩,会不会是主人性格的写照呢?我不禁对他多看了两眼。这位朋友将他的帽子捏成一团,满不在乎地塞进背包,等到告别的时候再拿出来戴上,却不见一丝皱褶。帽子真是能屈能伸、本色不改。

看见一个女孩手上戴的结婚戒指,是铂金的,除了两道细线之外毫无装饰,我说:“虽然



简洁,但似乎太单调了。”听我这么说,女孩笑着说:“戒指上有一颗钻石。”

“钻石?没有发现啊!”女孩像怀揣着秘密一样笑起来,摘

下她的戒指,递给我说:“你仔细看看。”我仔细一看,有了!原来在戒指的内侧,开了一个小小的窗,里面镶嵌着一颗钻石。钻石内藏,这不是跟明珠暗投一样可惜吗?这是我的第一反应。再一想,不禁和女孩一样微笑起来。

钻石这样的东西,价值在于其贵重和耀眼,现在偏偏将它藏在里面,只取其贵,不取其耀眼,显然是不需要它跳出来引人注目,只要一个人心里明白就可以了。也许这是一份很好的爱情宣言吧——我们的爱

情,像钻石一样美丽和珍贵,但是只要我们两个人知道,不需要张扬,更不需要在别人那里求得认同。设计者真是很有慧心和幽默感的人,与大众通常的思维不同,他别出心裁的设计,让相爱的人共同拥有了一个璀璨的小秘密。

人们拒绝粗糙和潦草,但也厌烦金玉其外、败絮其中,于是,人们的审美品位变得多元起来,把华丽藏在平凡的外表之内。因为有真正的自信,所以,我的华丽不需要别人知道。
潘向黎/文

开心即造福

我有位朋友,受原生家庭的影响,天生悲观,性格忧郁,很少有开心的时候。他的生活质量并不差,各方面条件都很不错,是很多人眼中的成功者。但他就是开心不起来,总是患得患失,遇到一点事,就会悲观,变得焦虑。在家中,常把气氛搞得很紧张。

问题很快出现了,朋友7岁的孩子,从去年起开始频繁地清嗓子,时不时地还挤眉弄眼。一开始,朋友并不在意,后来带去医院一看,被诊断为抽动症。医生首先便问朋友:“平时有没有给孩子太大的压力,家里的氛围是不是很紧张?”朋友怎么也没想到,自己的不开心、焦虑,竟然在潜移默化中影

响到了孩子。他后悔莫及。不过,医生说了,只要家长放轻松,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,平时不要给孩子太大的压力,此症一般会慢慢自愈。

朋友说,现在他再也不愁眉苦脸了,即便是遇到天大的难事。他开始有意识地逼自己开心,用乐观感染孩子,现在,孩子的症状明显好转了。

活世间,谁都不容易,如果因为不容易,我们就整日愁眉苦脸,一副不开心的样子,也会影响身边的人,尤其是家人。从朋友的事例看,培养快乐的能力,让自己开心,逼自己开心,其实是在做一件造福家人的事。

夏生荷/文

我们小区有位保安,三十多岁,擅长画画。不久前画了一幅小区长卷,宛如《清明上河图》,令人赞叹不已。物业公司的微信公众号,原本没几个粉丝,如今却有几千人关注,他们大多是为了看保安“画家”又有什么新作。

无独有偶,我父亲住的小区里有位保安,书法不错。过年时找他写春联的业主排起了长队。平日里,也常有人请他写挽联或店面开张的横幅。

这么有才华的人,为什么要去做保安呢?许多人不解。其实很容易回答,艺术不同于体育竞技,水平不那么容易衡量。也许保安“画家”和保安“书法家”,离专业水平尚有一

闪光



线之隔;也许目前他们还没有遇到机会,暂时明珠蒙尘。他们有一技之长,却不固执,愿意干一份自食其力的普通工作,这比他们的艺术水平,更值得我们为之点赞。

是金子总会发光的,发光不一定非得在展台上。在其他地方发光,同样是一道风景。

王景/文

与苦难相处

40岁之前,我一直觉得自己的人生很苦,贫穷的童年、压抑的青年和挣扎的中年,总能举出几个鲜活的例子来自我感动一番。

最典型的几例:一是幼时缺零食,望糖而不得,偷吃药片上的糖衣,搞得满身过敏起疹子;二是家中不通电,常点煤油灯看书,脸被熏黑;三是初恋女友的父亲嫌弃我家贫,让女孩远嫁广东,我在床上躺了7天,生无可恋;四是初到成都打工时,两口子睡在冒出弹簧的破床垫上,半夜起来和老鼠、蟑螂搏斗……

有一次同学聚会,一群老同学畅谈往事。其中一位动情地说:“老曾,你知道吗?读书时我最羡慕的就是你们这些城里人,冬天可以穿毛茸茸的劳

保鞋,不生冻疮……”这位同学如今开着自己的民宿,但说起往事时,一脸不能释然的苦。

想不到我自以为破败苦难的人生,却是人家羡慕而不得的远方。那一刻,我恍然大悟:“你在痛苦没鞋穿的时候,发现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人没有脚。自己的那点儿痛苦,瞬间就变得有些搞笑了。”

这不是阿Q精神,而是人的自愈功能。在与别人“比惨”的过程中,人们对痛苦的耐受力会有明显的改观。我们无法回避苦难,但我们可以从苦难中学习它与它相处的方式,接受它本身就是人生的一部分。这样,苦难的杀伤力便大打折扣了。

曾颖/文

福楼拜灯塔

法国著名作家福楼拜的家就在塞纳河边,他的书房共有四扇窗子,正好对着塞纳河。福楼拜是个非常勤奋的作家。他的学生莫泊桑记录了他一天的生活:“他每日上午9点开始读书写作,直到晚上,甚至整夜。”

福楼拜经常彻夜读书、写作直至天亮。那时在塞纳河上,夜晚并没有灯光;黑暗之中,各种船只很难寻找

到合适的标志物确定位置。不过,福楼拜帮了他们大忙,因为他挑灯读书、写作的缘故;久而久之,他书房四扇窗透出的灯光,就成了塞纳河上的一处“灯塔”。一位常在塞纳河夜航的船长曾说:“这一段航程,如果没有福楼拜先生家灯光的指引,我们就会偏离航向。”福楼拜是19世纪继巴尔扎克之后法国颇有成就的作家。用莫泊桑的话说:“他为艺术而生,为艺术而死。”

福楼拜灯塔的故事告诉我们:这位享誉世界文坛的大师之所以成功,不仅因其天赋与才华,还有那持之以恒的努力。
晨曦/文

